

如何学习掌握古代汉语词义*

——何九盈先生《古汉语词义丛谈》评介

杨荣祥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 中心)

提 要 阅读古文,学习古代汉语,最大的困难是不明白古文中一些词的意义。何九盈先生的《古汉语词义丛谈》一书,针对如何学习掌握古代汉语词义的问题,从宏观的理论阐释、微观的词义考释以及分析词义对阅读古书的具体运用,给读者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指导。本文结合阅读何著的体会,提出了分析掌握古代汉语词义的五种方法,即本义探求法、因声求义法、古今差异比较法、例句排列法、以今证古法。

关键词 何九盈 古汉语词义丛谈 词义 考释

著名语言学家何九盈先生的《古汉语词义丛谈》一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笔者因遵责任编辑之嘱,为该书撰写导读,得以领先读者一步通读了全书,大有收获。下面不揣鄙陋,略陈通读全书的心得体会,并借此向读者推荐该书,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1. 学习古汉语词义的重要性及其困难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这些传统文化能够传承至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代典籍的流传和解读。典籍承载着我们先祖的智慧和灿烂的文化,在大力提倡继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今天,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成为大众所需。要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必须学习古代汉语,不学习古代汉语,要阅读和学习用古代汉语或者叫做文言记录的古代典籍,是非常困难的,而学习古代汉语的重点,

* 本文是在笔者为何九盈先生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古汉语词义丛谈》撰写的“导读”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就是逐步学习、掌握古代汉语词汇,并准确把握词义。王力先生(2019:23)指出:“我们学习古代汉语,词汇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掌握了古代汉语词汇,就可以算是基本掌握了古代汉语,因为古今的语法的差别不大,古今语音的差别虽大,但是不懂古音也可以读懂古书。唯有古代汉语的词汇差别相当大,非彻底了解不可。”这说明掌握词汇是学好古代汉语的关键。

然而,因为古今汉语的词汇差别很大,学习古代汉语词汇并非易事。笼统地说,古今汉语词汇的差别体现在形式和意义两方面。从形式上看,古代汉语词汇以单音节为主,现代汉语以双音节为主。比如: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

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后可以发现,里面多数单音节词现在都不能单用了,需要用双音节词替换。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大多有规律可循,不会给阅读造成很大的困难。学习古代汉语词汇,难点在于对词义的把握。

古代汉语词汇与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汉语词汇有源流关系,这有利于我们由今天的词义推知古代汉语的词义,但是这也很容易使我们掉入以今律古的陷阱,特别是容易使我们无意中忽视古今词汇和词义的差异。比如“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史记·项羽本纪》),其中“谢”无论在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都是常用词,但词义有差异,古代汉语的“谢”有“道歉”“拒绝”“辞别”“感谢”等诸多常用义,在这句话中,“谢”指“道歉”,而现代汉语的“谢”单用时一般表示“感谢”。如果不了解“谢”在古代汉语中的用法,阅读时很容易将它的今义代入文本,这样对文意的理解就会发生偏差。这是我们学习古代汉语词汇和把握古代汉语词义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也是最大的困难,而且这个困难很多人不容易自觉地意识到。

学习古代汉语词义的第二个困难是,古今汉语都是用汉字记录的,同样一个汉字(虽然从古到今汉字字形发生了变化,但今字与古字的对应基本上清楚的),古今记录的词可能不同,比如“说”在古代可以记录喜悦的“悦”;今天写作“懈”的字,古代写作“解”。因此,我们掌握古代汉语词义,还要突破字形的障碍。还有古籍里的通假字,不仅要突破字形障碍,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古代音韵知识,比如“罢”在古代与“疲”读音相近,可以通假为“疲”,表示“疲劳”的意思。

第三个困难是,因为古代汉语是一种只存在于书面的死的语言,我们很难通过学会使用古代汉语来增强语感(也没有这个必要),从而很快掌握大量古代汉语的词汇,而通过查阅工具书了解古代汉语词语的词义,总感觉很零散,需要一个一个地记忆,且很难记住不忘。

还有一些别的困难,如不懂古代语法知识有时候也会影响对词义的理解。如《论

语·宪问》：“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问子产”不是向子产提问，而是（向孔子）问子产是什么样的人，随后的“子曰：‘惠人也。’”是孔子对提问给出的回答；“问子西”“问管仲”都是如此。在古汉语中，“问”后只能接所问的内容，不能接提问的对象，所以我们在《论语》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论语·述而》）意思是叶公向子路问关于孔子的为人，子路不回答。“问”的语法功能就跟后代不一样。再如《郑伯克段于鄆》里的“夫人将启之”，“启”是“开（城）门”的意思，而不是“开启”的意思，“之”是指共叔段，“启之”的意思是为共叔段开城门。“启”在《左传》里虽然有少数带受事宾语（“门”）的用例，但是如果后面带“之”，“启”一定是“开（启城）门”的意思，而不仅仅是动作义“开启”。

对古代典章制度、天文历法等文化知识缺乏了解，也会影响我们正确掌握古代汉语词义。如根据本书中《古汉语词义札记四则》对“庙堂”的考释，《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中，“庙堂”不是朝廷之义，而是指宰相之位。

2. 《古汉语词义丛谈》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学习古汉语词义的指导意义

掌握古汉语词义所遇到的困难，是可以通过学习逐渐克服的。何九盈先生的《古汉语词义丛谈》一书，就为我们学习和掌握古汉语词义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古汉语词义丛谈》收录何九盈先生公开发表的论文 20 多篇，这些文章都是何先生早年结合古汉语教学实践的科研结晶，对如何学习和掌握古汉语词义极具针对性，不仅对专门从事古汉语词汇词义研究的学者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对从事古汉语词汇词义教学，尤其是对从事中学文言文教学的人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而对于初学古汉语、需要快速掌握古汉语词义的读者来说，也可以通过此书学会一些实用的方法，得窥门径。

本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2.1 宏观理论论述

《要重视古汉语词义的学习》一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学习词义的重要性和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一是词义的时代性，二是词义的系统性，三是词义与语法、语音的关系，重点论述了词义系统性问题。古汉语词义，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在各种关系的系统中，初学古汉语的人，往往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该文指出，“词义的系统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多义词的本义与引申义，是单个词内部的词义系统，本义与引申义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是一种系统性的表现。词与词之间也存在系统性，如“同源词反映了词族亲属关系的系统性，同类词反映了同一偏旁（形符）的字在意义范畴上的系统性，同义词有自己的系统性，反义词也有自己的系统性”。对于多义词的内部系统性，核心

问题是掌握本义,本义明则引申义易晓。如“突”为何有“奔突”“突破”“突然”这样的意义?《说文·穴部》:“突,犬从穴中暂出也。”“暂出”就是突然冲出来。词与词的系统性联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从语源关系看有同源词。如“託—宅”,《赤壁赋》“托(託)遗响于悲风”,“托”是寄托的意思,而“托(託)”与“宅”同源(参见王力,1982:282),《说文·宀部》“宅,所托也”,“宅”就是人所寄托的地方。今天的寄托、委托、托付等,都是来自与“宅”同源的意义。另如“夜—昔”“溢(益)—盈”“陟—登”“幽—奥”等,可参看王力《同源字典》(该书收录439组同源字,共3000多个单音词)。同义词、反义词也是词与词相互联系的重要表现。对于同义词,重要的是要注意同中之异。如“谨”和“慎”同义,“谨”重在说话谨慎,“慎”重在心理上小心。同时就像该文强调的,“掌握同义词的系统性,必须具有时代观点”。如“偷”和“窃”,先秦就不能构成同义关系,因为“偷”在先秦是“苟且”义,汉代才产生偷窃义。反义词也有时代性,如“快”“慢”东汉以后才构成反义关系,先秦时期“慢”的反义词是“敬(办事认真)”;“穷”与“富”在先秦不是反义词,先秦“穷”的反义词是“达”,“富”的反义词是“贫”。

《词义的时代性》通过实例专门说明重视词义的时代性的重要意义。我们讲的古汉语或文言文,是一个泛时的概念,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参见王力,1981:1),是一直到清代都使用的官方书面语言。这么长的历史,词的意义总会发生变化,多义词的多个意义,产生的时代可能不同,我们说某词有某义,这个意义也往往有时间限定,如果缺乏历史的观念,不注意词义的时代性,是很容易误解古书的。如该文中举到的“售”“谢”“愤”等词,不同时代,词义不一样。

《古汉语的特殊词汇》介绍了几种意义或构成形式特殊的古汉语词汇。“反训词”是一个词具有相对相反的两个意义,如“售”,唐代以前是卖掉的意思,唐宋时期常用义却是“买入”的意思(见《词义的时代性》),当然这两个相反的词义出现的时代不同。“偏义复词”是指两个反义或近义语素构成的复词,其中只有一个语素有意义。如《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异同”只有“异”有意义,“存亡”只有“亡”有意义。联绵词和叠音词都是构成形式比较特别的词,当然这两类词在表意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外来词是从来源看特殊的一类词,在古汉语中比较少见。

2.2 具体实例的训释

任何知识的学习,都需要掌握一定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学习古汉语词义,当然也有理论方法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多实践,日积月累,在正确的理论方法指导下学习、掌握具体的词义。而要真正掌握一个个词的意义,多数情况下是需要做一番考释工作的。本书的主体部分,就是对若干古汉语词语的意义进行考辨,从而作出准确的训释。

本书收录 10 多篇词义考辨的文章,共考辨了 60 多个词语。这些词语,有些是自古以来就被误解了的,如“梟雄”“家人(家人子)”等;有些是历来众说不一的,如“场圃”“败绩”“比数”等;有些是看似浅显易晓,但很容易作似是而非的理解的,如“果”“爪牙”“恶(wù)”“俭”“构”“诬”“苛”等。这种词义考辨背后存在的问题,都是我们在阅读古书时经常遇到的:第一类,我们很容易盲从古人或工具书;第二类,我们很容易不知所从;第三类,我们很容易以今律古,用今天的词义去理解古文中的词义。这些都是我们正确理解古文时必须解决的词义问题。一个词的意义理解不准确,往往会影响到对整个句子的理解,甚至影响到对全文的理解。

词义考辨,更多时候是为了知其所以然,如“构”“苛”“报”“屏”等。在“彼实构吾二君”(《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构”不能随文释义地解释为“挑拨离间”,“构”是“结(怨/仇)”的意思,这是由“构”的本义(将材木架构做房子)引申来的。“苛政猛如虎”的“苛”是繁多、繁琐的意思,而不是“酷暴”的意思。《说文·艸部》:“苛,小草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伸为凡琐碎之称。”“苛政”就是繁琐、繁多的赋税(“政”通“征”),古文中“苛法”“苛礼”的“苛”,也都是繁琐、繁多的意思。后代双音词中还有“苛琐”“苛细”“苛烦”“烦苛”“繁苛”等。掌握古汉语词义,不仅要准确把握一个个词在句子中的意义,还要真正明白这个词为什么是这个意义,这样我们才能对词义讲得清,记得住。

2.3 通过准确把握词义正确理解文句

准确把握词义,为的是准确理解古文。本书的第三部分内容,就是通过对古书中文句的解说来体现准确把握词义的应用价值,包括《要提高古文今注的质量》《古文今译中的一些问题》《十七篇自学课文答疑》《古汉语词义答问》《庄子札记》。

《要提高古文今注的质量》指出了一些发行量很大的古诗文注释本中出现的注解错误,包括词义理解不准确、不明典故、缺乏古代天文地理常识造成的错误,还有因袭前人注解以谬传谬、误解前人注解牵强附会的问题。最终要强调的就是准确理解词义对于提高古诗文今注质量的重要性。《古文今译中的一些问题》讲了在古文今译中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其中最多的问题是对古汉语词义理解不准确造成的。第一个问题讲“译文不准确”,就举了若干“对词义的理解不准确”的例子,“漏译”的问题也往往是漏掉古今词义有差异的词语没有翻译,关键的词语不用今语翻译,译文就失去了意义。《十七篇自学课文答疑》^①就学生在学习十七篇古文时遇到的疑

^① 十七篇古文,指王力、林焘校订,郭锡良、唐作藩、何九盈、蒋绍愚、田瑞娟编《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1981年)教材中所选的古文。20世纪80年代,该教材被用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教材,何九盈先生作为当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古代汉语”课程的主讲教师之一,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提出的问题,逐一予以回答。该文即答疑的汇集。

难问题进行解答,共 120 余条,其中绝大多数也都是词义的问题。古文中一个句子的意思不明白,往往是因为不懂其中的一两个关键词语的意义。如《华佗传》里“于是传付许狱”,如果明白其中“传”的词义,全句的意思就清楚了。《古汉语词义答问》回答的大都是学生对古文的某个句子中某个词应该如何理解的问题。所以可以说,这部分内容都是通过词义的正确把握来正确解读古文的应用性研究,也就是将掌握古汉语词义落实到准确理解古文的目的上。《庄子札记》两篇更是体现了词义训释在古代典籍研究中的应用价值。《庄子》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典籍,是道家学派的经典文献,历代关于《庄子》解读的文献多如牛毛,但《庄子》中的许多字句,至今存在疑义。何先生多年研究《庄子》,《庄子札记》仅是何先生在字句训释方面的部分成果,而对于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庄子》,要理解其哲学思想、艺术价值、人生观、宇宙观等,基础就是要准确理解原文的字句,如文中对“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中“息(气息)”、“肌肤若冰雪”中“冰(凝)”、“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中“凝(凝,拟,比拟)”等的训释,为解读《庄子》提供了直接的帮助。

3. 分析并掌握古汉语词义的若干方法

要掌握古汉语词义,首先要学会如何分析词义。古文中出现的每个词都有各自的意义,词义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不懂的词义,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工具书和前人时贤的注释得以了解。但是,工具书往往是概括的释义,具体到某个句子中,一个词的意义是什么,未必能够正好对上,特别是那些多义词;前人时贤的注释又往往只解释某个词在具体的句子中的意义,且只是一家之言,至于这个词为什么是这个意义,未必都讲得清清楚楚。因此,要掌握古汉语词义,利用工具书,利用已有的古文注释,积累一定的词汇量,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学会通过自己的分析来掌握词义,这样就能做到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不仅能够知道一个词在这个句子里是这个词义,还能知道为什么必须如此解释。另外,对于多义词,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够明白多个词义之间的联系。

《古汉语词义丛谈》一书通过大量实例,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分析并掌握词义的方法。当然,这是大学者的研究成果,专家的研究往往会参考历代工具书和前人的训诂成果,会通过文字学知识、音韵学知识、语法知识、历史文化、古代典章制度等证成某个词义训释,那需要大量的专门的考证。这种研究性的工作一般读者很难做到,但若要达到提高阅读古文能力的目的,还是应该学会正确的分析方法从而真正掌握古汉语词义。所以,阅读本书,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作者对词义考释的结论,更要体会学习作者所运用的考求词义的方法。

下面,我们结合本书,归纳几种常用的词义分析方法。

3.1 本义探求法

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而许多单音节词都是多义词。一般来说,一词多义,往往有一个本义,其他意义则多由本义引申发展而来,这就是说,以本义为核心,可以将多义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抓住了本义,就比较容易理解引申义,还可以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引申义。蒋绍愚(1989:62)说:“一个词的引申义,不管多么纷繁,都是从本义引申出来的,所以,抓住了一个词的本义,就是抓住了这个词的诸多意义的纲。”学习古汉语,如果能够了解一些常用词的本义,这对提高掌握古汉语词义的能力是有巨大帮助的。

探求本义,最常用的方法是根据字形分析。汉语是用汉字记录的,而汉字是表意文字,通过字形分析可以探求文字所记录的词的本义。当然,文字和词不是一回事,但是古汉语里,一个汉字通常就是一个词,而很多汉字记录的往往是词的本义。如本书考辨的“诬”,现代汉语虽然有“诬蔑”一词,但在古汉语里,“诬”的意义更接近于“说大话”。《说文·言部》:“诬,加言也。从言,巫声。”^①所谓“加言”就是话说过了头,超过了事实。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加’与‘诬’兼毁誉言之,毁誉不以实皆曰诬也。”可知“诬”的本义是言过其实,所以字形从“言”。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古文中的“诬善”(《易·系辞系》)、“诬能”“诬贤”(《荀子》)都不能解释为“诬蔑”,而是自夸其善、自夸其能、自夸其贤的意思,也可以明白,现代汉语的“诬”的意义(捏造事实冤枉人)是怎么来的——捏造事实就是说的话与事实不合。再如“监”,在古汉语中是个多义词,王力等(1998:142)列了五个义项:“①照影;②镜子(后来写作鉴);③借鉴;④自上视下(读阴平);⑤古代主管检察的官名(读阴平)。”从字形分析看(《说文》对“监”的字形分析不对),的形体由两部分组成,古文字的上部象一个人朝下看之形,下部是皿,皿中有一点表示水(或曰象所照见的人影),整个字表示人弯腰从器皿的水里照看自己的影子(王力,1981:364-365)。这是字形显示的本义。从上举“监”的五个义项看,本义应该是照影,因为其他四个义项都来自这个意义。镜子是用于照影的物体(后来有了铜镜,故字又从金),借鉴是通过和别的人、事物进行对照以获得经验、知识等,是由具体的照影引申到抽象的对照。“自上视下”,就是监察,也是由照影的从上往下看的具体意义引申来的。义项⑤由义项④引申而来。也就是说,通过多个义项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也可以推测义项①是“监”这个汉字记录的词的本义。如本书第一篇文章所说,多义词实际上就是个别词内部的词义系统,所以,通过探求本义来掌握一个词的多个义项,不仅能够讲清楚理据,也更容易把握词义的系统性。

当然,通过分析字形构造探求词的本义有前提条件,那就是要熟悉古文字,最好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应为“诬,加也”。

能够利用甲骨文、金文来分析,至少也要利用《说文》的小篆来分析。同时,也要知道,汉字的产生时代远远晚于汉语,汉语的词义是发展变化的,汉字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并不是每个汉字记录的都是词的本义。如《说文》中的“启”“啟”分别释为“开也”“教也”,“启”从户从口,释为“开”没有理据,“啟”释为“教”,与口有关,但为什么会有“教”的意义呢?实际上,这两个字都来自甲骨文中的“攷”,本是从“户(单扇的门)”,从“攴”,会以手开门意,本义是开门,这个意义在先秦文献中很常见,而“教”(开知识、心智之门,如《论语》“不愤不启(啟)”)是引申义,所以晚出的汉字一般不宜用来分析词的本义。

3.2 因声求义法

其实,与词义的“形”相对应的,应该是词的语音形式,而不是汉字的书写形式。词的语音形式也是我们分析词义的重要依据,传统训诂学叫作“因声求义”。这涉及词义与语音的关系,需要有音韵学和古音学的知识背景,本书第一篇文章已经讲到了。这里举两个例子。本书考辨的“构”,为什么有“结(怨/仇)”的意思?“构”的繁体是“構”,“葍”既标示“構”的读音,也表示“構”的意义来源,许慎甚至认为“葍”就是“構”的本字。在甲骨文里,𠄎(葍)象上下两鱼嘴对嘴之形,表示的词义是遭遇、相遇。相遇就是交结在一起,从“葍”得声的字多有相遇、交结义,如“遘”(遇、遭遇)、“媾”(结为婚姻;会合,交合)、“篝”(竹片交织的薰笼,篝火是将木材交架起来点起的火)、“覩”(遇见,看见)等。“构”在先秦时有“构怨”“构仇”“构兵(使两国交战)”“构难(使两国为敌)”等用法,或单用“构”(后面的宾语不出现)表示“构怨”等意思,其词义来源都是声符“葍”的“交结”义。《说文》中有许多“亦声”字,就是一个字的某个构成部件,既表示读音,也表示意义,如“句(勾)”作为构字部件在“拘”“筍”“鉤(钩)”中就是如此。《说文·句部》:“句,曲也。”“拘,止也,从手句,句亦声。”“筍,曲竹捕鱼筍也,从竹句,句亦声。”“鉤,曲鉤也,从金句,句亦声。”(参见蒋绍愚,1989:165)这就是说,一些语音形式为“句”的字,都含有“曲”义,这是传统“右文说”的依据,也是同源字(词)的主要内容。另外,我们常说的“通假字”,也必须因声求义,如本书所论“报”假借为“赴(疾速义)”。

3.3 古今差异比较法

词义的古今差异是历时演变的结果。有些词,古今词义差异较大,如“集”,先秦时期的意义是鸟停下来,这也是“集”的本义,如“黄鸟于飞,集于灌木”(《诗经·周南·葛覃》)、“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岳阳楼记》)。后代的常用意义集合、聚集,本是从本义引申来的,但因与本义差异比较大,一般人也不会认为二者之间有联系。再如“策”,现代的常用义是计策、谋略,古代的常用义包括马鞭、鞭打(马匹)、计数或卜筮用的蓍草、用来书写的简策,如“无辔策而御驛马”(《韩非子·五蠹》)、“孟之侧后

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左传·哀公十一年》)、“襄主错龟,数策占兆,以视利害”(《战国策·秦策一》)、“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左传·隐公十一年》)。对于这种古今词义差异大的,能够知道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当然好,如不知道,查查工具书记住就行了。最需要在学习中留意的是那些古今词义不同而容易被忽视其差异的词。王力先生在《汉语词汇史》中列举了32个例子,如“眼”古代是眼珠子的意思,如“子胥抉眼”(《庄子·盗跖》)。“坏”古代是建筑物倒塌毁坏或使之倒塌毁坏的意思,如“大室屋坏”(《春秋·文公十三年》)、“天雨墙坏”(《韩非子·说难》);也比喻抽象事物的崩坏,如“三年不为礼,礼必坏”(《论语·阳货》)。王力先生(1990:605)说:“这是以房屋的崩坏比喻礼乐的败坏。”又说:“好坏的‘坏’,是上古、中古汉语所没有的。”这里再举一个《古代汉语》“词义分析举例(一)”讲过的例子“写”(参见王力、林焘校订,1981:120)。人们很熟悉的“叶公好龙”(出自刘向《新序·杂事五》)里有这样的句子:“叶公自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这个“写”跟今天的“写”意思并不一样,是铸刻、刻画的意思。《国语·越语下》:“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工以良金写”,肯定不同于今天的书写,这里的“写”也是“铸”的意思。因为铸刻、刻画都要依据一定的样子或模子,所以“写”也可以表示模拟、模仿,如“雷震之声,可以钟鼓写也”(《淮南子·本经训》)。引申为描绘、描画义,如“秦每破诸侯,写放(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史记·秦始皇本纪》)。现代汉语里的双音节词“写真”“写生”都是描绘义。大约到汉代,“写”有了誊写、抄写义,但与现代的书写义还是不同,如“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汉书·班超传》)。“写书”是抄写、誊抄的意思,跟今天说的“写一本书”意思不一样。到了唐宋时期,“写”才有今天的书写的意思。

可见,古今词义的差异,是词义不断演变造成的,而这些演变有一定的规律性,理解词义演变的基本规律,从而通过古今词义比较正确认识其差异,对于掌握古汉语词义,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据蒋绍愚先生(1989:70-93),词义演变的途径主要是词义引申,引申导致的结果主要有四种:①词义扩大,即词义的限定性义素减少,词义的外延扩大了。如“唱”古代表示“领唱”,与“和”相对,现在表示一般的“歌唱”;“响”古代表示回声,今表示各种声响。②词义缩小,即词义的限定性义素增加,词义的外延缩小了。如“宫”,古代指人居住的房屋,后指帝王居住的房屋;“臭”古代表示气味,包括各种气味,今表示臭气。“金”古代指各种金属,后指黄金。③词义转移,即词义由一个语义场转入另一个语义场,通俗地说,就是词义表示的概念类别发生了变化。如“官”,古代表示官府,后表示官职、官员;“汤”古代表示热水,后代指佐餐喝的带汁的菜品;“眼”古代指眼珠,是今天所说的眼睛的构成部分,今天的“眼(睛)”则是和鼻子、嘴巴同一层级的身体构成部分。④词义易位,即词义的限定性义素改变,导致词义在同类词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如“涕”由目液(眼泪)变为鼻液

(鼻涕),“走”古代的意义相当于现代的“(快)跑”,现代的“走”相当于古代的“行”,“贼”在古代是害人的人或杀人者,现代是偷东西的人。蒋绍愚(1989:82)认为,这四种都是词义引申产生的结果。我们今天学习古汉语词义,就可以通过这种结果来了解古今词义的差异。当然,除了引申,“词义的发展变化还有其他几种途径”(蒋绍愚,1989:98),不过其他途径涉及的词比较少,这里就不介绍了。

总之,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词义演变的途径来分析词义的古今差异,再通过比较词义的古今差异,来准确理解古汉语的词义。

3.4 例句排列法

我们说某个词有某个意义,都是从实际用例中归纳分析出来的,例句排列法也就是归纳分析的方法。如本书在考释“诬”的意义时,就列举了大量的例句,通过排列这些例句,归纳出了“诬”的意义是虚夸、妄言,而不是“诬蔑”“诬告”。拿虚夸、妄言义对照大批的例句,都可以讲得通,说明这样归纳出的释义是可信的。我们这里再补充一个例子。“诛”,《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杀(有罪的人)。”但我们看《左传》,共有13例“诛”,多数显然是不能理解为“杀”的,如:

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诛而荐贿,则无及也。(《左传·宣公十四年》)

前一例是说晋公子重耳在流亡过程中,经过曹国时,曹共公欲对其无礼,僖负羁之妻进谏说,重耳如果得以回国成为晋国国君,惩罚对他无礼的诸侯,曹国就会是第一个。“诛”的对象是一个诸侯国,显然不能理解为“杀”。后一例是孟献子向鲁宣公建议要主动去讨好楚国,若是等到被责罚再进贡,就来不及了。“诛”的对象也是国家。排列《左传》所有“诛”的用例,只有一例似乎可以理解为“诛杀”,沈玉成(1981:277)也翻译为“诛杀”。

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将诛之。子产止之,请为之焚书。子孔不可,曰:“为书以定国,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专欲无成,犯众兴祸,子必从之!”乃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左传·襄公十年》)

其实,从上下文根本看不出子孔因为众人的反对就要杀掉那些人,“诛”理解为“责罚”更好。其他各例虽然在具体的语境中意义稍有不同,但都可以用“责罚”来概括,也没有一例是可以理解为“杀(掉)”的。当然到了战国以后的文献里,有些“诛”就确实可以直接训释为“杀戮”义了。

任何词义都是概括的,一个词在不同句子里的意义,因为上下文语境的关系,可能需要作不同的理解,但那不一定就是一个概括的词义。传统训诂讲究“求之本句

则通,验之他卷亦安”,就是说读古书,要避免随文释义,对一个词的意义训释,不能只求在一个句子里说得过去,还要力求这个训释在别的句子里也讲得通。

3.5 以今证古法

现代汉语是从古汉语发展来的,如前所述,在这一发展历程中,词汇词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致我们读古书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对一些词的意义不能准确把握。其实,既然现代汉语和古汉语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就一定能够从现代汉语里找到一些分析掌握古汉语词义的线索。事实上,一些古汉语常用词的常用义,在现代汉语里虽然不单独使用,但往往保存在一些双音词或成语里,我们可以根据今天某个双音词或成语证明古代某个词的词义,这样也很容易记住。比如“走”,古代是(快)跑,现代是行走,但是现代汉语里有“走马观花”“奔走相告”,其中“走”就保留了古代的“(快)跑”义。又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城”是城墙的意思,“池”是护城河的意思。“就”在古代有靠拢的意思,如《孟子·告子上》“犹水之就下也”,现代汉语有“半推半就”“各就各位”,都保留了靠拢的意义。“慢”,现代汉语常用义是与“快”相对,但古代“慢”的常用义是懒惰,不用心。其实这个意义,在现代汉语里也保留了,如“怠慢”“简慢”的“慢”。所以,如果我们在使用现代汉语时,用心追求每个字的意义,也可以帮助我们很快地记住许多古代常用词的常用义。

需要强调的是,掌握古汉语词义,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运用词义分析和借鉴前辈时贤总结的掌握古汉语词义的方法,固然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平时在阅读古书、学习古文时,要养成求甚解、求字词句落实的习惯。只要日积月累,用心观察古今词义的差异,对一些常见的古汉语词义能够做到“知其所以然”,慢慢就会感到,掌握古汉语词义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了。

参考文献

-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编著) 1998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
蒋绍愚 1989 《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沈玉成(译) 1981 《左传译文》,中华书局。
王力 林焘(审订) 1981 《古代汉语》(上册),北京出版社。
王力(主编) 1981 《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一册,中华书局。
王力 1982 《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
王力 1990 《汉语词汇史》,《王力文集》第十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王力 2019 《古代汉语常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何余华)